

乌江，哭泣的故事（组诗）

冉杰

武隆三生桥

离皇帝不远，却要快马扬鞭
鞭子从空中划过，溅在水中
满是黄金闪烁，如捷报上的奏词
皇帝张开大嘴，如塌陷的大地
凝固的天空飘不来一片云彩
仰头一望，才知自己身因其中

水中的刀，剥落一层层锈迹
在时光中荡漾，穿越岩石的阳光
是一块磨刀石，让时光越磨
越无比锋利，切割的奏章
成为岩石上的一道墨迹

三生桥啊，三生有幸
让坠落在底层的泉水
穿越岩缝，汇聚一潭
清洗霍霍磨刀的锈斑
一半是锈渣，一半是星星
间隔的是流动的历史，湿润而不潮

仙女山

山落为仙，白马也难越乌江
凄美的爱情浸润乌江
轻轻一抖，挂在两岸的树上
成为相遇的帷幕

以水为床，侧卧而眠
薄纱轻舞，柔情的双眼企望，
归来的王子，挂在树梢上的月
砍伐滔滔的乌江水，水漫武隆
萧萧阔叶林长成浓黑的眼睫毛
望穿武隆，对面的白马山
顽固成冷落的石头

即使叶落秋尽，披挂红叶的
爱情依然灼热，即使春去冬来
乌江仍然在歌唱雪白的爱情
仙女山，饱蘸乌江水
写尽爱与情的点点滴滴

白帝城

白鹤井喷发的一股白气
盘旋成帝，满腹的牢骚
成为千古绝唱，屈辱随滚滚
乌江而去，江山，美人，嗣子
沉淀的信任
闪耀成历史的浪花

桃园结义，三颗红心
一种准备，准备与江山同存亡
举起的青龙堰月刀将瞿塘劈成两半
峡缝间流淌的那一滴血
染红了新亭侯的那一声哀嚎
一日还的嚎声在空谷里回荡
夜观的星宿，在鹅毛扇上荡漾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托起的夕阳在半壁江山上
摇摇欲坠，坠落的爱心
在谩骂中生根，在长河中发芽
并未开花，也并未结果

丰都鬼城

说是鬼城，其实都是人居之地
鬼城没有遇见鬼，却见到了比鬼
更幽灵的奇花异草

做人难，做鬼也不易
狰狞的表情，獠牙的面相
无非是吓人的道具
就连路边的塑料花也比鲜花更艳

宽敞的乌江，把腐朽的雕木
倒映出肮脏的灵魂
跨过了奈何桥，苦难仍在人间
那装模作样的一笔，也勾销不了
人世的沧桑

达州的阵雨（外四首）

诗歌

陈子弘

在兰郡酒店我念了句：
芬芳只暗持。加上贝叶斯公式，
加上动车上的三小时，一句话就可
形容那些人的鸡叫鹅叫。
雨会停息，也会撕烂俳句中的虹鳟鱼。

天气果然再次透支了意识的情怀，
高楼间随处可见狭窄拥堵的小巷子。
小水洼溅起的水滴当然还是水滴的
形状，生疏的手掌会停留在
哪一格量杯的刻度？

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拿出来摆弄。
春夏秋冬，漫长的等待最是折磨，
我站在中间，雨中归人正风舞蹁跹，
窗户外的小面馆
隐隐散发出无烟煤的踪迹。

我想，相同点必定击溃埋伏的
反向指标，每一分钟的时间距离
都覆盖着缜织之术。

正午时光

布罗茨基说，有了鱼子酱谁还要鱼？
但我被这种最低限度的联结感动，
可能只是无意间屏幕上滑过的须臾。

此刻我坐在窗前，现在阳光铺排，
如果写短信，文字将会寡淡无味，
书简上的将来不知会不会成为将来？

如何才能平静地面对巨变和背离？
没有这些深邃的词语和坚定的隐喻，
舍去了熊掌是否还能再一次拿到鱼？

千里外的江南已是万里之遥的流沙，
这世间所有的阳光和暗影，皆因

泄洪

这雨不解人意
好多天了，委屈蓄满了河床
躲避的，不全是懦夫，也非冥顽不化
行走江湖的硬汉
并非每人都有一把好伞

护城河开始泄洪
给彼此腾出空间，留些体面

另一场雨，今晚要来
它能容纳余生更多的悲情么
蓄水的天空，是那么高远
那么深不可测

两江口

两江交汇之地还叫江
一缓一急，一阴一阳
礼让就要抱拳躬身
它们有点急，像新婚

它们下山时，可能你
也正在离家。此刻开阔
你眺望另一种波澜、宽广与平静
是否后悔过先前的冲动

曾经，我坐在两江口
点杯坝坝茶，一整天
只为等你
心平气和走过来

廊桥避雨

在廊桥，雨把我们隔离
我们一边谈论河水的两面性
一边谈论一首诗的结尾——

雨在四周挂上了帘子
它让我对这首诗的理解

隐瞒而成立，素水、兰庭和白茶，
我们就扯一扯桑麻，桑麻。

末春

四月是残酷的月令，榆树
忧郁而暗淡，如果用英语典的话
就代表欺骗和被欺骗。

春风越吹越淡，像快要过气的
情感专栏，明明慢就是慢，
不说人话的人非要说卡顿，
串串榆钱在中文里
是雅俗共赏的撩骚之举。

我伫立而不是驻立岸边，
黑刺李花暗自溅泪，
一边是真切的谎言，
一边是虚掩的事实。

红湿处固然美好，
但恶毒也在其间滋长，
前几天透骨的寒风一再抚弄
千百个发梢，我其实更关心
文件夹里的负面清单。

二号桥

就要离开暮春，
我漫无目的地等待夏天，
几天前大雨在湾区降下，
在川西坝子降下。
从落虹桥街经过，
旁边是空虚的电视塔，
不管有多高大，
还不是变成了旋转的饭堂。

那年的夏天，
我们曾在柳浪湾亭子下喝茶，

有了重新的认识

对面城市的钢筋水泥
有了扭捏作态的柔情，如我此时
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凭栏处，伸手掐断的雨丝
是我至今为止
一直寻思，如何修复的隐疾

雨中行走的人

如果没有一把强力支撑的伞
你最好待在家里，或在屋檐下暂避
湿了身，你就是一只落汤的鸡

一生中我多次穿行雨中
每一次踮起脚尖，挽起裤腿
总不能做到全身而退
十字路口的积水很深
车辆也有野性

焦虑的人面对面擦肩而过
穿碎花裙子撑碎花伞的女子
拎着凉鞋，护着裙摆
在雨林中左顾右盼
多像一朵散开的蘑菇

提前回家的人
站在窗前，看街面游动的雨伞
看风景，却看不清
风景里的故事

秋雨

如果这场雨停下来，或许是到了中年
或许，它不想把忧伤说透
住在高楼，这人世最大的生硬之物
静听雨打窗户的声音
有些小感动，会暗自流泪

侧目府河的流波，
足以等待热风慢慢跌落。
粗糙的珐琅质被抛光，
就能够抵挡牙龈斑，
文字被一一抛光，
比特币是掀翻桌子的反扑。

一首诗也需要
荒谬与反洁癖的抵制措施，
我真的是十分痛恨
陈词滥调和庸俗的比喻，
上下文故意矛盾
是调侃读者的智力游戏，
句法突破，
这些后来都是鰥夫和寡妇的喜账。

桃红李白后，
杀马特一辈子都不会有春天，
他们有多脆弱，
这片刻的呼吸就会有多严肃。

遥寄马尔康的仲夏

不要让艮为山的卦意阻挡我，
荒诞发生后，它就不再是荒诞，
不关我的事就永远听不到结果。

我压抑的声带太过压抑，的确
不能叫出你的名字，我的缪斯，
超现实主义不会望风而逃。

我并没有在去年的风景里涂抹，
马尔康，明丽的光消耗着寂静，
消耗着梭磨河和我恍惚中的流波。

看可以看的，也说想说给你听的，
我沉默良久，又担忧花不得不老，
是不是要忘掉昨日才能体会今朝？

有些浅抒情，会落纸成诗

世间的许多事情
不一定都有认识的高度
唯有一场雨，学会了避让
谦卑，然后汇流成河
途中，它控制不住碰撞的心花怒放
它会发出一些呐喊之音

那个曾经提醒过我的人
你现在何处

夜雨

心事烦多的时节
我必须赶在一场夜雨来临之前
和自己达成和解
还必须赶在雨停息之前
梦游到廊桥，锁定一场潮汐

我会陪同不安的雨滴
完成自我救赎
还不忘，在世人睁开眼睛之前
装着什么都没发生

第一声春雷响起

第一声春雷响起，天还在黑暗中
我看见，闪电将夜撕破

我没有噤声
窗户和嘴敞开着，一个梦境
看清了尘世多少真相

所有的鸟语我听懂了
树叶从不背叛风的唇齿

冬天终将倒下
天亮时，一朵迎春花
慢慢地，斜插过来